

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
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者悲歌泣下韓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
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辯
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
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
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
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
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

蘇循信梁太祖功德五代史

蘇循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昭宗為禮部尚書
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帝唐之舊臣皆憤慨切齒或俛首

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
于泝河梁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
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

蘇循以譏見逐五代史

蘇循事唐昭宗為禮部尚書及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
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
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
梁王功德所以應天順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
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
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
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

蘇循諂佞晉王五代史

蘇循唐昭宗時為禮部尚書梁太祖即位以循父子諂諛無行
勒歸田里及晉王李存勗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
闕朱友謙遣蘇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
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
州望州解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蹈舞呼萬歲而稱臣晉
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
使已而病卒

馬希範妾對五代史

唐莊宗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
宗問洞庭廣煥希範對曰車駕南巡讒堪飲馬爾莊宗嘉之

陶穀先成禪文宋史

陶穀字秀實為翰林丞旨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

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為人雋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
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
其多忌好名類此初宋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
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
戴貂蟬冠爾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

鞏申為安石放生事文類聚

宋神宗時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者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
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臯吏走卒
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聞詩什於是以大籠貯雀
鴿詣客次楷笏開籠每一雀一鴿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
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之曰
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鄧綰阿附王安石宋史

鄧綰字文約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宋神宗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益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王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遣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

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政好官須我為之

鄧洵附蔡京宋史

鄧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宋哲宗召對為祕書省正字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才凡近學問荒謬不足以汗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

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為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

趙師異學犬家史

趙師異字從善光宗時遷司農卿知臨安府韓侂胄用事師異

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妾為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吠叢薄間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笑

許及之屈膝執政家史

許及之字深甫宋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為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閤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

遷見佞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佞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程松夫婦諂奉佞胄愛姬宋史

程松字冬老事寧宗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吳曦使北松為僮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為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佞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

李孟諂事仁宗元史

元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替襄使兆民乂安庶幾

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托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阿附 諂附權臣者

杜欽勸王鳳復起 前漢

杜欽成帝時為議郎徵詣大將軍幕府王鳳以王章上封事言鳳專權蔽主鳳心慙稱病欽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列己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亦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

將軍哉夫欲天下始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母困我唯將軍不為西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

潘岳趨時晉書

潘岳字安仁晉武帝時尋為著作郎轉散騎常侍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謚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愆懷之文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

何曾黨充抑純晉書

何曾晉武帝時為太傅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何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

賈充以女求婚晉書

賈充字公閭晉文帝襲位轉充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封魯郡公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皆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專以諂媚取容任愷等嫉之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既外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奇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其言

王儉讚高歡舉大業南史

王儉字仲寶宋明帝時解褐秘書郎遷秘書丞及蒼梧暴虐求外出補義興太守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

肫為長史帝夜召肫却人與語久之肫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
帝慮肫難之仍取燭遣兒肫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
異後請問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比
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
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
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
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
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
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歎言移晷乃謂
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
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
舍人甚間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

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
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

褚彥回諂附蕭道成南史

褚彥回宋明帝崩遺詔輔幼主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蕭道成謀
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
了此手取事就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
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
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褚彥回曰國家所
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
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真固及蕭道成輔政王儉
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脫不與卿將何
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

異及沈攸之事起道成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道成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國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

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

王晏附明帝謀廢鬱林南史

齊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王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結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諮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諮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祗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

蕭坦之附明帝廢鬱林南史

齊臨汝侯蕭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諮同族為東宮直閤以勤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

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負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
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官中及出後堂雜狡猶坦
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
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少
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
殿露著黃縠禪跋林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
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
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微獨存路上走
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
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
尼姥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
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

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內左右密
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大臣
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
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
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
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
昌殿璫瑁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
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
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始與內
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謀欲待二蕭至藉其威
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湛曰廢天子古來
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

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謀惶速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

高聰薄德 北史

高聰字僧智宣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修迎送盡禮聰又為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修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踈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修之儔乃因皓啓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

裴炎附后廢帝 唐書

唐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裴炎固

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

蕭至忠附 唐書

蕭至忠中宗時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唐隆元年以後黨應坐而太平公主為言出為晉州刺史太平公主寢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公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為中書令封鄩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

崔日用託身 唐書

崔日用擢進士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得稍遷唐中宗崩韋
氏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暉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
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親難爾日用曰王孝動天舉無
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
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

李林甫求進唐書

李林甫字哥奴玄宗開元中授諭德累擢國子司業武惠妃寵
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
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
出二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
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擯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
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

門侍郎尋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
子鄂王光王被讚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
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

苗晉卿附張倚唐書

苗晉卿字元輔玄宗時為吏部郎中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李
林甫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命他官同較書到覈才實天寶二
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
史中丞倚之子倚親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
囂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
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

元徽之諂附得相唐書

元禎字徽之唐文宗時為尚書左丞後拜武昌節度使徽之始

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
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薛貽矩勸進五代史

薛貽矩字熙用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
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
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
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
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
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
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
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

革悅諂附崇韜五代史

郭崇韜唐莊宗時為侍中樞密使自宰相豆盧革韋悛等皆傾
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私文館為崇文館以其
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
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

張洎禮準愈謹遂得擢用宋史

張洎太宗時為給事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
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已
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
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處給善持論多為準規畫準心
伏乃兄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知其任江左日多讒
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
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

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

柴禹錫朋比宋史

柴禹錫字玄圭太宗時擢樞密副使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徐休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為踈屬甚言其忠勤禹錫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悅禹錫又為琪請盧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談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

崔公度拭帶宋史

崔公度字伯易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即不忘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出賦以示韓琦琦上之宋英宗即

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為國子直講以母老辭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為恥

王子韶內鑣宋史

王子韶字聖美中進士第以年未冠神宗時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苗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制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而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官制行為禮部員外郎以入省

後期改庫部哲宗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
劉安世言神宗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衛內鑽指
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
鄙薄豈宜汚禮樂之地

熊本專媚宋史

熊本字伯通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士上第為撫州
軍事判官稍遷秘書丞及知制誥神宗數稱其文有體命院吏
別錄以進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已
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
常習故為俗奮言納忠者悠悠之徒相與蹙額盱衡而詆罵之
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
之羣圍視四起交驩而合譟或諍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

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
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諛譁之衆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
之業天下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浚河之後
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

蔡蕤叙族宋史

蔡蕤字文饒徽宗時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自布衣至侍
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屬尊為
叔父京命子攸修等出見蕤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
行也遽列拜之

賄賂

以財貨請求者

孟佗賂奴得官後漢

孟佗資產饒贍靈帝時張讓趙忠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讓有
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行誼赫佗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
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
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疋兩佗時詭讓後至不
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
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大喜遂以佗涼州刺
史

李廷珪以妓女金帛賂王仁贍宋史

李廷珪七歲諱孟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知祥僭號補軍職王全
斌之下劔關也祖遺廷珪與其太子玄喆將兵來拒宋師至綿
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喆與廷珪謀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
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案籍詰所在軍源廷珪懼

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
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妓樂遂求於媼戚家得女妓四
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闕為右千牛
衛上將軍太祖乾德五年卒

貪祿

當退而固位者

南郭濫於吹竽人中事文類聚

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
之中以食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去或云韓
昭侯田岩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也

綦毋珍之自代求封南史

綦毋珍之宋明帝時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内外要

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闊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為官使者

高閭請州徙降北史

高閭字閻士為中書令每請本州以自効魏孝文帝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

王祚戀祿責子宋史

王溥宋太祖時為宰相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其所薦至顯位者甚衆頗吝嗇父王祚頻領牧守能殖貨所至有田宅家累萬金溥在相位稱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作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槌將擊之親戚勸諭乃止

冠準服藥白鬚髮唐文類聚

冠萊公準年三十餘宋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煎餌蘆服以反之未幾鬚髮皓白

盧多遜固位不決致禍宋史

盧多遜太宗時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復用

普為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國權恣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帝怒下詔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卒于流所初父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皆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有識

負婪

受賍無厭者

子猶受幣左傳

魯昭公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

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

范士鞅取貨飾辭左傳

魯昭公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魯昭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士鞅取貨於季孫謂司城于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

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子常欲利左傳

魯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奩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二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子無辱皆

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曰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晉荀寅求貨左傳

魯定公四年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武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疢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庾仲文受賂被奏免官南史

庾仲文事宋文帝為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尚書右僕

射何尚之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
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嘗送至新林見縛耒猶未
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
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
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
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
言實得嫁女銅鑪西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枚數在尚
書中令奴酤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
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

庾仲文受車被劾南史

庾仲文宋文帝時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
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

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
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
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
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
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
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為政

劉休祐致百姓嗷然南史

晉平刺王劉休祐宋文帝第十三子也宋孝武帝孝建初封山
陽明帝即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休祐素無才識強梁自用
大明之世未得自專至是貪深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
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微白若碎折者悉
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實錢凡諸求

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

謝朓聚斂南史

謝朓齊武帝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
吾不能作主者更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
新安王師求出仍為吳興太守齊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
朓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濬時為吏部尚書朓至郡致濬數斛
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朓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
譏之亦不屑也

王瑩受貨易宅南史

王瑩字奉光齊武帝遷位立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
既為公須開黃門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
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食遂向東

為書謂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
用之凡聯六日暴疾薨

王筠芒屨南史

王筠字元禮梁武帝時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
鞋他物稱是為有司奏不調累年

公孫軌運糧納絹北史

公孫軌字元慶魏明元時為武牢鎮將初魏大武將北征發驢
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
皆曰驢無疆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卒軌既死帝謂崔
暉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
不勝軌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
宗師乘山罵軌執怒取罵軌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死之曰

此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
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

李順受金北史

德政魏太武時為太常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
州十二回魏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恃
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
無識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密
帝未之信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帝與景穆書
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
順詐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
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
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

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太武知
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
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

張赦提受賂致死北史

張赦提位確武有規畫後魏獻文時為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
提克己寡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
通請令流聞中散李貞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貞香驗
其罪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
自許請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
為異計赦提以此羞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當因假而過幽
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
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

重徃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
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
當為仇讎矣

延和賣官濁獄北史

咸陽王禧之子坦字延和傲佞凶麤魏孝武時歷司徒太尉太
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
賞獄北史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策尋起為特進
出為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五匹然
後為受性好畋魚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
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史萬歲沉金北史

史萬歲隋文帝初拜左領軍將軍萬歲請將嬰翫入朝詔許之

嬰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
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
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

安重霸設暴受賂事文類聚

蜀主王衍時為簡州刺史安重霸清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
鄧能暴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
於西北牖下候我筭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
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
為暴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錠獲免

趙在禮貪號拔釘五代史

趙在禮字幹臣唐明宗時為鄴都留守興唐尹後求徙鎮橫海
歷鎮秦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

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
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
錢

遼女里貽笑遼史

遼女里字涅烈家逸景宗即位以翼戴功政事侍中素貪同列
蕭阿不底亦好賄二人相善人有氈裘為臬耳子所著者或戲
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盡取之傅以為笑其貪猥如此

斜也以鑄佛賦金金史

徒單恭本名斜也熙宗天眷二年為太原尹斜也貪鄙使工繪
一佛像自稱嘗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
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為金總管

昌齡留寄苞苴宋史

李昌齡字天錫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令父運太常卿昌齡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
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
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內艱起為淮
南轉運使轉戶部員外郎知廣州廣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
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典許州有第在城中昌齡苞苴
輜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藥物樂器而已曾有言其貪者太
宗以為誣召賜金紫擢禮部郎中

貪縱

貪慾恣縱者

智伯貪以致滅戰國策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

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紐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藺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

因從之至行城郭築府庫視倉廩張孟談曰晉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屬之其高至丈餘若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簡銘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實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紓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

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
之為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
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
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
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棘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
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棘門之外其志
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
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
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
年矣且暮當拔而變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
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
氏驩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

張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不可
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二子之計又得二子者各
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言也二主之言之不一出
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置張孟談之入也二子曰臣焉
於棘門之外其親有疑焉之心也智伯出也其姓今暮一
必後之矣襄子曰諾汝還通消息韓魏之君以定期殺守堤之
吏而決水灌智伯也智伯死也水出而灌韓魏之君擊之襄子持
卒犯其司大敗智伯平而食知伯智伯多死國之地分為天下
笑此貪欲之害也夫不聽忠言而聽讒言也何有以盡滅性輔
存焉

石勒發石勒

後趙主石勒及從子石虎並廢晉元帝時賊王有十

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甚多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
襄代帝王及先賢陵墓所在無一不取之其高郢城西石
子堀上有趙簡子墓墓前有一石室室中有一石匣匣中得木
板厚一尺積板厚六尺及是其在漢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
裹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一日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
鑄以為器

石季龍徙洛陽

石季龍晉成帝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
仲銅駝飛燕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泆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
牛百頭鹿獵引之乃出漚萬斛以渡之以四輪纏綱車擡廣
四尺深二人運至鄴季龍大悅

彈納貨其史

元暉字景襲魏宣武帝時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
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櫥唯暉入乃開其
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時人號曰餓彪
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官價大郡二千匹
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
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其陰間首尾相屬
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止一截取角以充其
用彈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其斂無極百姓患
之

宇文化及兇險

隋煬帝時宇文化及擢授少府丞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
彈馳騫道中長安謂之輕薄子見人子女狗馬珍饈必請託求

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益恃其自恩貪冒尤甚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達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乃釋之

江安王府僚不願事唐書

江安王元祥高祖第二子也魁大帶十圍人良兼數人性庸邁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王皆貪暴得具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人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

元載不悅見殺唐書

元載字公輔代宗時進拜中書侍郎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京師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鴻主書城中開北第室宇奢廣當時為冠近郊觀榭帳帶

什器不徙而供音腴別墅疆畛相望具數十區名姝異妓禁中不逮載嘗獨見帝深戒之整然不悅後帝怒殺載下詔賜死妻及子並賜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陳少游掠包信財賦唐書

陳少游德宗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克代宗時為宣歙觀察使始請本道稅錢十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道並增焉李納拒命詔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時德宗奔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信所儲財賦於是悉為少游所掠信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信驚走度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信有禦邊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信者至上元復為韓滉所留信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內蠟丸以聞會少游使至德宗

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
倍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
之果自安不疑

逢吉市帶責永吉償直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李永
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驥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
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
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宮省使王筠自晉
未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
怏怏以其索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

史弘肇貪財罔殺五代史

史弘肇字化元漢高祖時遷侍衛親軍馬步軍一都指揮使領歸

德軍節度使是時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為婢
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
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
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
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
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
言文人難討呼我為卒

白撒所過殘掠金史

內族白撒哀宗正大九年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賜劍得
便宜從事時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
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子坦
然相視無復畏避俄白撒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

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祿謙苗用六刀輩仍掠人食之而白撒誅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皆俟大兵至矣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押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顧之意邪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符昭壽驕逸自恣宋史

符昭壽初補供奉官太祖開寶七年改西京作以副使咸平初遷鳳州團練使益州鈐轄昭壽以貴家子日事宴簡倨自恣常紗帽素氅衣偃息後圃不理戎務有所裁決以令家人傳道

多集錦工就解合織麗綺帟每有所須取給於市餘半歲方給其直又令部曲私邀取之廣糴黍稻未及成熟者亦取之悉貯寺觀中久之損敗即勒道釋償之縱其下凌忽軍校

陳自強附侂胄交貪賄賂宋史

陳自強字勉之宋孝宗淳熙五年登進士第寧宗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北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泪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胄顯朝權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

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
予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者
送侂冑家湏用乃頃三省不與也
燼侂冑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
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
頃而後予曰押空名敕劄
成大自強所財一夕為煨

每卷之二十四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五

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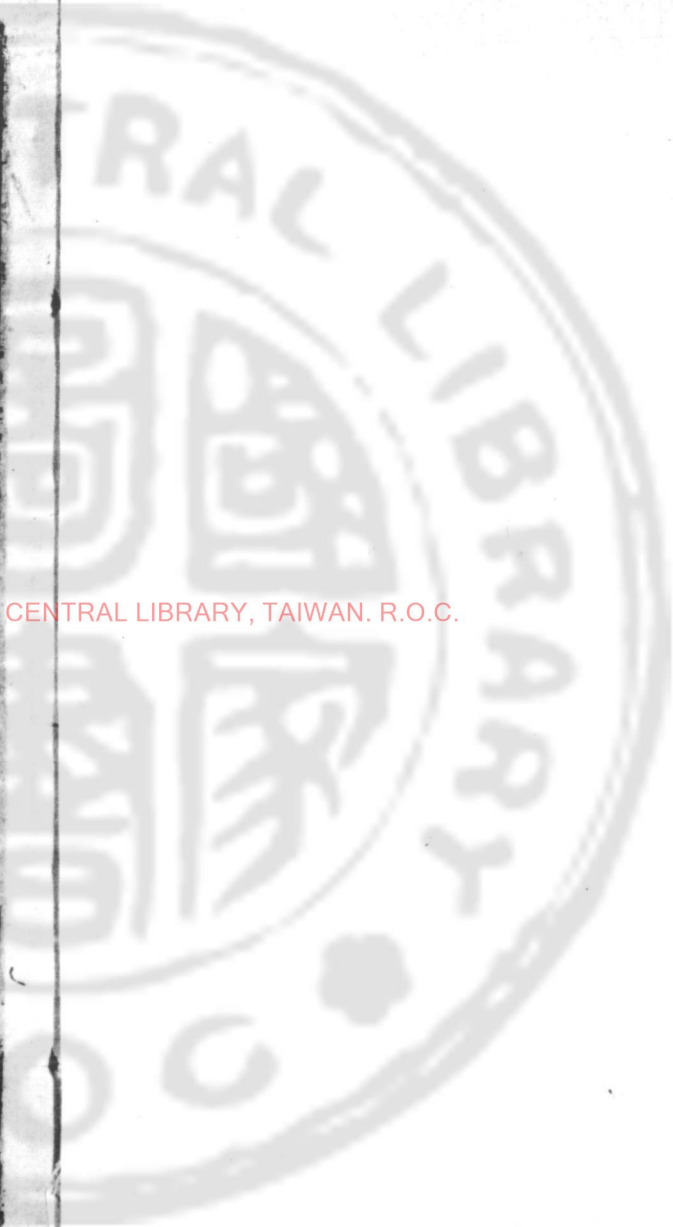
濫殺

汎濫殺及無辜者

楊素臨兵斬卒

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開皇十八年為靈州行軍道大總管多
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
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
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
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



將士殺賊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捷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佗將雖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

裴蘊峻法北史

裴蘊隋煬帝時擢爲御史大夫時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蓋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

高駢逞殺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僖宗時爲交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孱詔蠻新定人未安

業罷突將月粟并餐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粟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粟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大望于時天平昭義義成戍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人駢匿於園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變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軍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賞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媪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飢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

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連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為垂泣駢復錄

突將戍還者丸名貯器中意不憚則鏢之或十或五授將李敬
全斬决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
悅投丸池中人乃安

謀害

設謀陷害人者

無極欲去朝吳 左傳

魯昭公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朝吳蔡於
楚平王故無極惡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慶子於蔡子亦長矣而
其有寵故害之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慶
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
蔡人逃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

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惡
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無極譖害卻宛 左傳

卻宛楚左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
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卻宛欲
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
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
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日宣諸門令尹至必
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
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
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
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駢將師

爾邪憚聞遂飲鴆而卒

劉湛附義康矯害檀道濟南史

劉湛宋文帝時為領軍將軍貪執朝政慮儀同三司檀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官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元嘉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間十三年春將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繁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日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

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唐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惠開斬吉納妓南史

蕭惠開宋孝武時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殺之孝武稱快

遙光謀殺齊高武諸子南史

齊始安王遙光高帝次兄之嫡孫也生而璧疾高帝謂不堪奉

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
誅賞之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明帝即
位為揚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是疾不得同
朝例常肩輿自望賢門入永泰初進為大將軍給油絡車明帝
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
光意也

魏臣謀害沙漠汗太子北史

元魏文帝諱沙漠汗神元之太子也神元四十二年遣帝如晉
晉武具禮護送至神元五十八年又如晉既歸神元使諸部大
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大
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術絕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
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

鳥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感及聞
諸大人請因曰當便除之於是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帝其年
神元不豫

元吉陰謀殺秦王唐書

高祖時秦王有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併圖之
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為上所愛殿下雖為太子位不
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為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
已許之於是邀結官掖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為游說帝遂疏
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元吉記室
參軍榮九思為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
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鳩殺之自
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策伏護軍宇文寶寢內將以

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於我何

二張讒害宋璟不克唐書

宋璟則天時遷左臺御史中丞居官鯁正張易之張昌宗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數忤旨詔按獄揚州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刺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屏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

叔元絳軍害李絳唐書

唐憲宗時南蠻寇蜀道詔李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

為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陣或言總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寃

承宗殺元衡唐書

王承宗憲宗時為深趙節度使留後時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承宗上疏請赦元衡使人白事中書停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謀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為再不食

白敏中遣黨人誣陷德裕陰事唐書

李德裕宣宗時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為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

朱瑾畏害知訓五代史

梁太祖時朱瑾奔淮南揚行密表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隆演年少繼立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彈通之妾自歸訴瑾益不平勸隆演誅之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

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踏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蹶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蓋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壘塘側立祠其上

知訓殺昇不克五代史

梁太祖時徐知訓溫子也初溫養子李昇事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劍

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誣奏而欲害之徐知諫乃免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趨去知訓以劔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昇後為南唐主

秦檜誣殺岳飛宋史

宋高宗時金人攻淮西張俊分地不敢行師卒無功岳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張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後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及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為辭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此~~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起至生事紉上之朝秦檜捕著下

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於~~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為已任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錯置使飛還軍且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箴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

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
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賞徙家嶺南

梁成大妄奏魏了翁真德秀宋史

梁成大字謙之宋寧宗時進士素苟賤耻作縣滿秩詣事史
彌遠家幹萬昕所言真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
事昕為達其語通判揚州尋遷宗正寺簿寶慶元年冬轉對首
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
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衷一
不察焉若猶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辯以
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賊衆聽或肆妄誕之論
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言非所學一不辨焉柶鑿不侔矛盾
相激矣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違竄人猶以為

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失貶竄
一等施行葦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衡陽之命時宰於
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鐫三秩

拜住哥受賂謀殺古思元史

邁里古思字善卿由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保障紹
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元順帝時江浙省臣乃承制授邁
里古思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
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
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是時
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
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里古思擅舉兵恐且生事即使人召
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鏈搃死之斷其

頭擲廁溷中城中民間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

讒間

讒言間諜人者

伊戾譖殺太子痤左傳

魯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隄下共姬
嫁也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拱姬入夕共姬與之
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御誅惡而婉太子痤
太子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
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
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
之不敢近故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
往也遣之至則歆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

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
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
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
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闢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嬖人譖大叔遺奔晉左傳

哀公十六年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
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晏嬰沮封孔子史記

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
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
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

下崇喪遂哀破產厚塋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
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闕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
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
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費無忌讒諸太子奔宋史記

楚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
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
秦女生熊孫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
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
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
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
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

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
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
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費無忌勸楚王殺伍氏史記

楚費無忌說平王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
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
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
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
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
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
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
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

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

優施教驪姬譖害申生國語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卒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妹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優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子之徒如何對曰早處之使其極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儕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否莫不信若外彈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

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疆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故而行疆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歿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况曰子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

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無章其惡而後其敗鈞之死也無
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
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救之其可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
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
且君其圖之公曰吾將圖之驪姬曰以泉落狄之朝夕苛我邊
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
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賴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
可也若勝狄則善用衆矣亦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君其圖之公
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縈之衣佩之以金珙太子申生
伐東山反自稷桑屢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
吾告君曰得衆若衆不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孤
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疆又失言於衆矣雖欲

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殂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
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
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
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鄙驪姬
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
鳴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
于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
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枯且有傷廢苑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有言
戲乎抑有所聞之手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
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
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